

《史匯》
第二十五期，頁 187-195
2023 年 5 月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禪思想的解放與重構——

評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

釋明慧*

書名：《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

作者：葛兆光

出版地：北京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 年

頁數：366 頁

一、前言

歷史反映人類生存、發展某段時空條件下發生的事件與環境，理應屬於史實的記載，但記錄者難免受到自身及當下歷史環境的限制與影響而難以全面的真實紀錄，不同史觀也形成不同的視閥，對於歷史發展的理解與詮釋因此有所謂解放與重構，亦即理論思想上的破與立，歷史與思想史研究的解放與重構因而成不可迴避的新趨勢。禪思想史代表中國禪宗思想發展，也是中國佛教史主流，它從印度禪轉型到中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國禪已是一種解放與重構，而各時代的發展也經歷著不斷的解放與重構，包括南北宗之爭、南宗派系分化等，說法歧異，雖然隱約形成某些共識或定論，但又存在諸多爭議，如燈錄類諸多典籍被質疑有立場、刪改、偽造等，影響當代禪史、禪思想史的研究，不少已成定論的議題建立在有爭議性的史料上，《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作者一一揭示其中誤區，並提出新說，其中隱含解放與重構的意義與價值，值得閱讀與發掘。閱讀本書就含有發掘解放與重構禪思想（史）的可能性，可以從中找出並建立不同視角、視野的思惟，應該有助於完成中國禪思想史的完整拼圖。

二、作者的學術背景、相關著作、著書動機與目的

葛兆光（1950-），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畢業，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思想史、宗教史、文化史。所謂古典文獻專業是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獻的方法為核心，包括目錄、版本、校勘、注釋、編纂、考證、辨偽學等，由此可期待作者在本書中發揮其專業的背景實力。

作者第一本出版的書就與禪宗有關，是 1986 年（36 歲）的《禪宗與中國文化》，此後的三十餘年陸續出版了五十多本書，多為文、史、哲、宗教領域。與禪思想有關的著作依出版時間序：1988 年有《中國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1989 年譯鈴木大拙（1870-1966）原著的《通向禪學之路》，1991 年的隨筆集《門外談禪》，1995 年《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2008《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10 世紀》，內容增加了一世紀），1998 年《7 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中國思想史第一卷》，2001 年《7 世紀到 19 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中國思想史第二卷》。

關於寫作本書動機，作者曾自述是有感於 1986 年出版的《禪宗與中國文化》屢被摘引、轉述、抄襲，擔憂書中情緒化、觀念化的評價與闡述被拿去貽誤他人，故有本書之作。至於本書目的，根據後記中的說明，作者期望能將歷史考據、理路追尋、思想闡釋三者融會為一，寫出一部兼容資料、敘述、闡發的禪思想史，同時也

希望能建立思想史的一個新範型。¹

三、本書的框架理路

為了更能尋繹出禪思想演變的趨勢，本書沒有如其他禪史或思想史一般以朝代作時間尺，而是以世紀這種大時間尺度來衡量禪思想史的演變。全書涵蓋的歷史為 6 到 9 世紀的三百年間，約南北朝後期到唐末，正是禪宗從興起到開始衰微的時間範圍。全書以中國哲學概念三大範疇的人（佛）性論、修行論（功夫論）、境界論及兩大系的經典（楞伽系、般若系），個別檢視禪門人物、事件、宗派在前後時間、南北空間裡的分合與演變，由此構成中國禪宗的三百年興衰史。若進一步宏觀地看 6-9 世紀間禪思想發展；6 世紀是印度禪傳入中國，南北方的禪學與禪師各自獨立發展；7 世紀達摩系自北向南行而有禪宗與東山法門的崛起，印度禪從此轉化為中國禪。7 世紀末 8 世紀初，南北宗禪相互競爭，南宗禪最終取得優勢，卻也因思想與禪法上產生巨變而終於走向衰落。

四、禪思想的解放與重構

禪宗史或禪思想史中許多議題、觀點已被普遍接受或已成定論，甚而成為知識、思想或信仰。然而，在同樣的人物、事件、史料下，作者卻勇於挑戰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其出人意表的創見與新說，無論認同與否，都令人感覺為之耳目一新，以下但舉其中瑣瑣數端。

（一）重構「禪」字三重含義

作者對「禪」字有著深廣的視野，他認為印度禪傳入中國後就潛含了三重意義，一個「禪」字就能產生自我完足的思想體系，包含了佛性或人性論、人性通向佛性的實踐方法、及達到佛性的終極境界的感受。²南方禪的思想體系始於菩提達摩（382?-536?），歷經慧可（487-593）、僧燦（約 510-606），到道信（580-651）

¹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362。

²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頁 53。

開宗於雙峰山、弘忍大開東山法門，禪法的實踐與當時流行的大乘思想為理論背景，使禪的三重含義盡顯，佛性理論、修行方法、終極境界三者開始互相交融，中國的禪思想由此衍生，作者撰寫本書自然也是圍繞著這核心思想體系而展開。

（二）重新分判南北宗

立基於禪的三重含義，作者從佛性論、修行論、境界論三個思想焦點重新理解與詮釋分化後的南北宗禪。北宗禪屬於早期的禪宗，主張佛性與人性有懸隔，須靠修行實踐，如「凝住壁觀」使人性趨近清淨；南宗禪相對屬於後期的禪宗，在思想上有極大變化，相信人性即佛性，強調日常生活的平常心，無須刻意修行，即能達到自然、適意、絕對澄淨、不可言說的心理境界，這種思想對當時與後來的文人士大夫在人生哲理、生活情趣上影響深遠。

（三）質疑法脈傳承之說

禪宗史給人的最刻板印象是南北宗、派別的一種樹狀結構，東土六祖的法脈、傳承幾乎形成定說，但作者在此有新的理解與闡釋。他認為禪宗很重要的燈錄系史料充滿渲染與文飾，而多數禪宗史的著作是延續了燈錄系的現成說法，現成說法則主要只是燈錄時代禪師為了門戶之私而編出的「宣傳品」，東土六祖的傳承是其中一例。³所謂南宗禪史裡的兩派五宗，⁴經過各種資料的考察，他認為是在宗派分立以後才各自上溯出脈絡分明、承襲關係清楚的傳燈系統，是後代的禪師們為了分清楚各自的師資傳承而硬性劃分的偽史。⁵

（四）突顯禪宗衰落於宗教性的瓦解

禪宗從興起到衰落，歷來有很多種說法，如唐末禪宗的會昌法難與發展到輕經慢教；而作者在本書思路中，將主要原因歸於理路上走向空宗、實踐上非宗教化所致，整體上的宗風發展趨勢是「從清淨到適意，從適意到自然，從自然到自由，從

³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9世紀》，頁23-24。

⁴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9世紀》，頁295-296。兩派指馬祖道一與石頭希遷，五宗指兩派所衍生的潯仰、臨濟、雲門、法眼、曹洞宗。

⁵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9世紀》，頁296。

自由到放縱」，甚而流於狂禪。⁶他從宗教的視角觀看禪宗的衰落，認為在理路上，「當禪思想走到了以『一切皆空』為體、以『觸處皆真』為用的洪州宗的時代，那內在的宗教凝聚力量就開始不斷地被瓦解。」⁷在實踐上，「它突顯了所有的世俗現象與日常生活，使信仰擴展泛化，……這樣就會導致終極意義的消失，信仰對象消失，宗教規範消失，甚至是真理的消失。」⁸亦即無論理論與實踐方面都將禪宗導向衰落的命運。

五、評論

（一）書寫特色

1、文字運用：作者雖然不認同以現代眼光、意識「倒著講」禪思想史，但卻使用不少十分淺白、生動、口語化、現代感十足、其他思想史著作不太可能出現的文字，例如：

當神會用「空寂」來安頓他的「知」的時候他又不自主地落入了「有」，被神會從前門趕出去的那些「空」、「定」、「淨」、「寂」便又從後門悄悄地回到神會的屁股下面，使他不得不坐下來，否則他將無地安身。⁹

此外，作者也習慣引現代社會中的現象作比喻，如「北宗禪……的神秀禪法實際上已經把這張入門卷降到了最低價，但他畢竟還不到免費入場的地步。」¹⁰或許這樣更能接軌現代人的思惟習慣，讓讀者很容易了解他要表達的內容。又如以田徑賽比喻「倒著講」禪思想史的方式，胡適（1891-1962）是站在場地外當教練，鈴木（1670-1966）是在接棒區裡等待接棒的選手，二者都沒有去體驗當場者的心情與體能。¹¹這種千方百計要讓讀者看懂的努力，少了嚴肅的學術語言，頗有閱讀一種去學術化、

⁶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頁 351。

⁷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頁 349。

⁸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頁 349。

⁹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頁 260。

¹⁰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頁 177。

¹¹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頁 20。

散文式論述的感覺，也有閱讀歷史演義的興味，在諸多思想史著作中是令人感到清新而可喜。

2、史料考辨：本書參考的文獻資料在性質上大致有四類：燈錄類的史傳、文集及其中的碑銘塔文堂序、¹²敦煌資料、現代學者著述，四種史料各有其優缺長短，作者在引用時頗為審慎，對於書中所提及的人物、事件，會視情況徵引不同史料，同時說明史料所站的立場，而後採其可信、合理者進行論證、提出新說，類似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及系譜學。整體言，作者對燈錄類史料傾向不信任，對碑銘塔序等資料認為較真實可靠；對於明顯有立場的記載，會多方比對判讀，對於過去被有意無意忽視的史料則重新解讀詮釋，給予應有的歷史位置。

除了對古籍的真實、可信度有所質疑與考據，作者對現代禪史、禪思想研究方面的大家也沒少批判，包括他們的研究方法、立場、考證方面，如胡適、呂澂（1896-1989）、湯用彤（1893-1964）、印順（1906-2005）、任繼愈（1916-2009）、日本學者鈴木大拙、宇井伯壽（1882-1963）、忽滑谷快天（1867-1934）等也沒有輕易放過；儘管如此，對於他認為可信詳實的部分也不吝讚揚、肯認與引述，如印順的《中國禪宗史》，甚至本書整體的禪史脈絡都清晰看得到它的影子。

（二）見與不見

1、順寫方法：「順著寫」是作者在評定鈴木大拙的寫法之後決定採用的思路與寫法。他認為過去的禪思想史多屬「倒著寫」，如胡適和鈴木，是很自覺地把自己定位在現代，再用現代的眼光看禪思想史，都不是當場者本人的眼光，是用現代意識講古代思想。相反地，他希望盡可能貼近古人，用古人的理路描述古人的思路，從文獻資料中盡可能去理解、推測，剔除自己主觀的設定及設定帶來的現代觀念尤其是價值觀，他希望用這樣「順著講」的方式寫禪思想史，並稱這種方法為「設身處

¹² 如《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祖堂集》、《傳法寶記》、《歷代法寶記》、《楞伽師資記》、《古尊宿語錄》等。碑銘、塔文、堂序之類史料如張說的《大通碑》、裴瓘的《皇唐嵩岳少林寺碑》、李華《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王維《能禪師碑並序》等。

地的移情觀照」。¹³然而，除了順、倒的概念容易讓人產生混淆之外，他所認為的「移情觀照」會不會落入主觀的想像與設定，而非古代當場者本人的心情或眼光呢？當他以佛性論、修行論、境界論的哲學範疇來檢視各時代、宗派、人物的禪思想時，是否其實已經也落入「倒著寫」的境地？想要在現代意識與古人思路之間進行史料的理解與闡釋，其處境可能是如履薄冰，稍不留神就有閃了腳的時候。

2、宗教視角：作者曾明確主張拋開先行、預設的價值觀或邏輯路徑、思惟框架、現代哲學概念，只是沿著禪思想的自行演變、以禪家的立場體驗禪思想，要在這種情況下理解闡釋禪思想。他也自言是從宗教視角來看待禪思想，「所謂定位於宗教，是指我們把禪思想當作宗教來理解，而不是說我們用宗教立場來闡釋禪。」¹⁴然而，把禪思想當作宗教來理解是有待商榷的。禪宗盛傳的名言「教外別傳」已經隱約表明要擺脫宗教的桎梏，也有非宗教化、去宗教化的意思，在如此情況下作者仍堅定地要將禪思想，還不是將禪宗當作宗教來理解，是不可思議的做法。實際上，儒家、道家都可以不被冠以宗教的頭銜，佛家何以一定要以佛教稱之？甚至禪宗也少有自稱禪教，其禪思想何以卻要被當作宗教來理解、詮釋、評斷？

此外，當作者將禪宗視為宗教時，也可能形成一種預設和思惟框架，會自動以宗教的邏輯進行思惟；當作者很自覺地站在宗教的視角看禪宗史，就已經偏離了自己先前的說法，採取了先行、預設的價值觀，因為將禪視為宗教信仰，本身即可能引起爭議。再者，姑不論將禪宗視為宗教是否合宜，作者說自己不用宗教立場闡釋禪，試問，倘若不從宗教立場，不從宗教人士的宗教體驗出發，如何能產生他所說「移情的觀照」，以及一種設身處地、同情的理解與闡釋呢？由此可見，提出主張或論述是遠比實踐還容易的。

¹³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頁 20-22。

¹⁴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頁 39。作者多次表明自己將禪視為宗教，也提出「我們或許可以站在宗教的視角來看禪史上那一幕又一幕的演出，……」（導言，頁 22）。忽而把禪思想當作宗教，忽而站在宗教視角看禪史，似乎採取多重視角來理解與詮釋，未免形成觀點的混淆。

3、文人中心：作者認為禪宗在中國產生的最大影響，自古以來就在文人士大夫階層，尤其在人生哲學、思惟模式、藝術審美、生活情趣等方面。或許極大原因是作者本身就屬於或傾向此一階層，自然容易心領神會甚至無意間作了自我投射，才有如此的論斷。事實上，倘若作者真如其所說，是從宗教視角看待禪宗，則文人士大夫之外的禪門人物，如數量龐大的禪師群與信奉、實踐禪宗的平民階層理應得到更多的關注與同情，這樣或許才更符合作者的史觀與關懷社會大眾的原則。禪思想對這兩種群組的影響與對文人士大夫的影響應該有所不同，至少他們不可能表現在作者強調的生活情趣、審美思惟上，其接受禪宗、學習禪法的終極目標也不太可能傾向追求自然適意，容或有些許特例，如部分與文人士大夫過從甚密的禪師，畢竟屬於少數菁英份子，自不應用以代表兩類群組的主流表現。作者似乎忽略了這一點，而將禪思想的主要角色轉移到文人士大夫階層，以致禪思想史演變的重心與方向都有所傾斜了。

六、結論

作者首先打破一般對歷史朝代序既有的知識框架，以更大的時間尺視野宏觀地看人類意識活動的演變，內容包括從 6、7 世紀的印度禪學到禪思想，8 世紀的禪宗崛起、禪門分化、與禪思想的轉型；以現代化、易讀易懂帶點散文形式的語文，站在他所說的宗教視角，設身處地的移情觀照去說禪、說禪思想史。對一般讀者言，這樣的內容與寫法，讀起來猶如看一齣齣地方戲，精彩而耐人尋味；對禪史或禪思想研究者類的讀者言，也可能產生一番啟發或衝擊。無論哪一類讀者，若能同時對讀印順的《中國禪宗史》或其他出自傳統書寫方式的禪思想史，都應該能對 6-9 世紀禪思想史有更全貌的認識。

若檢視前述作者自敘的寫作目的——期望能將歷史考據、理路追尋、思想闡釋三者融會為一，寫出一部兼容資料、敘述、闡發的禪思想史，同時也希望建立思想史的一個新範型。本書顯然相當程度達到作者目的，它是一本與眾不同的禪思想史，視角不同、書寫方式不同，是作者小心翼翼行在傳統與現代史觀、學術與信仰

立場、客觀與主觀敘述之間，既想採二者之長，又想避開二者之短，既考證史料、敘述史料、也闡發史料，在這樣的處境中寫出來的禪思想史。